



三 月 三

高力澤 于 声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

三 月 三
高 力 澤 于 声 作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贵巷13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37×1092 1/50 印张1 4/25 字数24,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5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分类号：K27

统一书号：T10104·233

定 价：(5) 九 分

人物：桂芳——酒店老板娘，二十三岁。
楊大良——酒店老板，二十九岁。
周洪亮——我偵察隊長，三十八岁，化名
馬士杰。
刘英——我交通員，二十二岁。
刁連长——白軍連长，綽号“吊眼狼”，
三十三岁。
吳宝財——叛徒，三十岁。
匪兵甲——王三麻子。
匪兵乙——刘四貴。
匪兵丙——李五子。
匪兵丁
匪兵戊——伤兵。
妇女：甲、乙、丙。

一九三二年春，在贛东北山区，白軍駐地村头上，交通要道口，舞台左边露出酒店的一角，通过櫃台可以看到酒店的一切陈設。牆角高悬“酒”字招牌，櫃台后面挂着通向里屋的門帘。舞台右边有棵樟树，在树蔭下放着几具桌、椅，台后面是橫貫舞台的一条土坡，正面是綿綿的大山。

前奏曲中，幕徐启。

（ 后台男女齐唱 ）

霹靂一声振天响罗，
瑞云飞舞降紅光，
一只大雁向南去了，
快快飞呀过山梁噢。

（ 女声接唱 ）

二月二呀龙抬头来，
三月三哪春雷响啊，

（ 男女齐唱 ）

但愿那普天下同降甘露雨呀，
紅花那个开遍信江旁啊，

啊，紅花呀开遍信江旁。

〔天亮了，桂芳上場，身穿紅花夾襖，下身穿綠夾褲，腰中扎一條圍裙，头上戴一朵小紅花。她开朗，聪明，在音乐声中忙着整理櫃台，桌椅，酒器等……〕

桂 芳：（唱）

三月里来三月三，
娘家推車把姑娘搬，
今年和往年是不一样，
都只为紅一边白一边。
兵慌馬乱呀是两呀两三年，
夫妻二人开酒店，
酒店就設在这大路口，
天天卖酒卖菜忙不閑。
白軍住在大山前，
紅軍在山后就按营盘，
白天黑夜呀枪声响，
已經是兵慌馬乱两呀两三年，
是两呀两三年。

忙不閑圍着櫃台轉，
白軍來了就莫怠慢，
見了白軍就要長官長來長官短，
未曾那個說話是還要帶笑臉，
他們白吃不給錢。
在這白區呀開了這座店，
難辦的事多是理當然，
只要工作那個能搞好，
那管它賺錢還是不賺錢。

〔村外一聲槍聲，桂芳聞聲停止了工作，了望，大良整衣從室內急走出來。〕

楊大良：桂芳，那里打槍？

桂芳：好象是在山坡下。什麼也看不着。（又整理桌椅）

楊大良：（向遠方了望，回身若有所思，向桂芳，唱）

桂芳啊桂芳聽我講，
有一件事情來商量，
自從白軍圍住了山，

近来情况很紧张，
山上也没人把山下，
真象三岁孩子没了爹娘，
啊，啊！我有心离家上山去，
又恐怕家里闹饥荒，
我有心和你一同把山上，
又恐怕家里无人不相当，
左不是来右不是，
这真叫我无主张。

桂芳：（和悦地走向前，抚摸着他的头髮，唱）

良哥良哥你莫急躁，
党的指示要记牢，
咱们是边缘的联络站，
联络站的任务多么重要，
要掩护交通过白区，
要向那大深山里转送情报，
好容易在敌人心里扎上一根刺，
一定要谨慎把工作搞好。

杨大良：这个我不是不知道，可是眼看着有半个月

沒和組織联系了，誰知道要出什么事呢？
現在敌人把整个山区都圍起来了，到处打
家劫舍，我們能就这样看着过下去嗎？

〔近处又响了兩槍，三个匪兵持槍跑上。〕

匪兵乙：在那里？在那里？

匪兵甲：在那边。他媽的，你快跑啊；快，快！

（下場）

楊大良：你看！（指匪兵）不知又出了什么事了！

桂芳：你快到街上看看去！

楊大良：給我个籃子。

桂芳：好！（交籃子給大良，楊下，桂芳向左右了望
片刻，回來坐在桌边納鞋底，唱）

三月里来好阳春，
百草发芽綠蔭蔭，
山前山后消息断，
桂芳我心里悶沉沉，
良哥要上山啊上山找亲人，
独自一人进山林，
千条封鎖万道崗，

桂芳我实实不放心。
不去把山上啊两头无音信，
傳遞敌情最要紧，
左思右想心里乱，
这真是活活急死人。

〔匪兵甲、乙上。〕

桂芳：唉！不想啦……（針刺了手指）唉！

〔匪已走到桌边。〕

匪兵甲：有人嗎？过来一点！

桂芳：二位喝酒嗎？請坐，請坐！

匪兵乙：三哥，这小酒店还怪不錯的呢。

匪兵甲：嗯！不錯，你看呀，（耍流氓）这小娘們
也怪不錯的嘛。

桂芳：請不要开玩笑！

匪兵甲：嘻嘻……（怪笑）

桂芳：二位喝什么酒？

匪兵甲：你这有什么酒？

桂芳：（唱）

二位老总听端詳听呀听端詳，

近几年来兵馬慌呀兵馬慌，

外地运不来珍贵的酒，

（夾白）这里没有什么好酒，

酒名那个不多呀請你多原諒多原諒。

匪兵甲：（对乙）你听，这小嘴还真甜哪！

匪兵乙：嘿嘿，是怪甜的，嘿嘿！

桂 芳：（唱）

本地的米酒味道好，味呀味道好，

二位請坐尝一尝，尝呀尝一尝，

要是你二位喝不慣，

还有那个燒酒名叫十里香，

你二位喝几两？

匪兵甲：好哇，这小娘們的嘴真巧，来一只小鷄，
半斤高粱燒，燙好拿来！

匪兵乙：对，快点拿来！

桂 芳：是啦。（取酒菜）

匪兵甲：啊哈，（打哈欠伸懶腰）自从咱們开到这江西地面以来，他媽的真是草木皆兵，到处是共产党，昨晚一夜这个折騰啊，什么也

沒抓着。

匪兵乙：三哥！聽說那個女人二十歲左右，身穿紅褂子，綠褲子，一身的好工夫，可厲害啦，她還帶着個什麼寶貝呢！

匪兵甲：什麼，寶貝？

匪兵乙：對！寶貝，李五子說的。

匪兵甲：你他媽的，知道什麼！

匪兵乙：哎，（分辯地）三哥！要不，連長會說：誰要抓住那個女人，搜出那個玩藝，還有重賞嗎？

匪兵甲：嚟！重賞？

匪兵乙：對！重賞！（肯定地）要不是寶貝，什麼玩藝能值五百塊錢。

匪兵甲：老弟，這身老虎皮你才穿幾天哪，就是抓到了也賞不到你的名下。

匪兵乙：為什麼？

匪兵甲：這不是講這個事的地方，算了算了，來，喝酒！（二人又喝）

匪兵乙：我看你和我一樣，你也是什麼也不知道。

匪兵甲：我和你一样？老弟，你剛才說的那个宝贝呀，是个女共产党，身上帶着一份重要的作战計劃，今天一早就要路过这里，送到福建省武夷山一带紅区去。

匪兵乙：你怎么知道的？

匪兵甲：昨天夜里十二点，三哥我在团部院子里站大崗，我亲眼看見来了一个人，把这个情况一报告，当时咱們团长就賞了他一百块大洋，还有一身白杭紡褲褂，嘿！那小子当时就穿巴上了，你沒看見他那股子酸勁。

匪兵乙：噢！原来是这么回事，哎，（一拍大腿）他媽的，这小子，他是誰？

匪兵甲：共产党里来投降的唄。

匪兵乙：这家伙可发财啦！

匪兵甲：（感嘆地）人为財死，鳥为食亡呵！（稍停）別談这个啦！来，喝酒！（二人干）把那壶拿来！

〔桂芳正聚精会神地考慮什么，沒听見。〕

匪兵乙：喂！（拍桌大喝）拿酒來！

桂芳：（一驚失手，酒壺落地）來啦！來啦！

匪兵甲：這是怎麼回事？

桂芳：噢！（忙掩飾）酒燙得太熱，把手燙了。

（故意吹手作痛）

匪兵乙：（如有發現）三哥！你看她不是也穿着紅褂子綠褲子嗎？他媽的，是不是她呀？

（小聲地）

匪兵甲：去你媽的吧，偷雞摸狗拔蒜苗的家伙，你什麼也不懂，今天是三月三，是回娘家的日子，所以女人們都梳洗打扮穿紅帶綠，等着娘家來人接呢。

匪兵乙：回娘家？三哥！到了手裡的錢，可別給馬虎了哇！

匪兵甲：積點陰德吧，打起仗來槍子就不會往你腦袋上碰。（後台一陣哨音）

匪兵甲：不用管它，來，喝酒！

〔哨音大作。人聲：快點集合……〕

匪兵乙：不行，是緊急集合。

匪兵甲：他媽的，連个酒也不訖喝安穩。（站起來）

桂芳：（走上）一共三毛五。

匪兵甲：（掏口袋，沒錢）沒帶錢，記上賬吧！

匪兵乙：對，沒錢，撒謊我是個王八蛋。

桂芳：那好吧，記誰的賬？

匪兵甲：記我的得啦，特務連三麻子，王三麻子。

匪兵乙：對，王三麻子。

〔甲、乙急下。后台人聲：立正，向右轉，跑步！〕

桂芳：（了望后，慢慢地到桌邊沉思，整理酒具，唱）

剛才白軍一席話，
不知是真還是假，
如果是真事，
情況有變化，
不知叛徒是哪一個，
真是把人急煞，急煞！

〔桂芳忙收拾好酒具送下。楊提一籃菜急上。〕

楊大良：桂芳！

桂芳：怎么样？

楊大良：（唱）

剛才我到大街上，
大街上人声乱嚷嚷，
全部敌人都出动，
盘查行人把路擋，
那特务連长吊眼狼，
他在村前村后布滿了崗，
打人罵人不講理，
只要是青年妇女都捆上，
不知又要出什么事，
为什么敌人这样慌？

桂芳：（接唱）

剛才白軍在这里講，
咱們的交通員下了山崗，
他帶着重要的文件作战計劃，
要送到閩北他經過这地方。

楊大良：（接唱）

敌人为什么先知道，

桂 芳：（接唱）

出了个叛徒也下了山崗，

楊大良：（接唱）

叛徒他是哪一个？

桂 芳：（接唱）

两个匪兵沒有講，

楊大良：（接唱）

叛徒現在在哪里？

桂 芳：（接唱）

已經来到咱村庄。

楊大良：（接唱）

他穿什么他戴什么？

桂 芳：（接唱）

他穿的杭紡褲褂是一身白衣裳。

楊大良：（合唱）
桂 芳：

心儿乱心儿慌，

霎时象烏云压头上，

叛徒是哪个叫人費思量，

桂 芳：（接唱）

要是叛徒已經知道这是聯絡站，

我們象魚儿落了网。

楊大良：（接唱）

莫要急，

桂 芳：（接唱）

別慌張，

楊大良：（合唱）
桂 芳：

一定把文件保护好，

要讓那交通員他过山梁。

楊大良：桂芳，把枪給我拿来！

桂 芳：你干什么？

楊大良：我到街上去看看，現在街上正乱，我去混
在人群里，如果看見叛徒就把他打死！

桂 芳：（唱）叛徒是毒蛇，

毒蛇会把人咬，

應該先下手把禍根除掉；